



我为球狂四十年

□ 孙昌建(作家球迷)

让子弹飞一会儿,是电影台词,而让一只球飞一会儿,且一飞就是四十年,这球就是足球,这球就是世界杯。

看完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的比赛,让我想起41年前,那是在世界杯亚大区的预选赛上,中国队在0比2落后于沙特队的情况下,最后以4比2逆转取胜。

如果今天按照我所理解的量子纠缠的理论,那么中国队和阿根廷队这两个量子实际上也早就纠缠在一起了。记得在1984年印度尼赫鲁金杯赛上,中国队曾经以1比0战胜过阿根廷,那场比赛马拉多纳没有上场,为中国队进球的是有“矮脚虎”之称的赵达裕。

需要先说明一下,中国转播世界杯是从1978年开始的,正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,阿根廷取得了冠军,荷兰队取得了亚军,而我看世界杯转播是1981年,从预赛时中国队3比0战胜科威特队开始的,所以但凡说起西亚和中东球队,中国队以前是从来都不怵的,基因中是没有这个“怵”字的。

但是这世界到处都是基因突变,世界杯也是这样,再说又到处都有量子纠缠,所以一声长叹的事情也常常发生,所以还是暂不纠缠于这一点了吧。

我1982年正式开始看世界杯决赛圈的转播,那是从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开始的,现在想来9英寸小是小了一点,但也比手机来得大,跟普通的平板有得一比。也是看了这一届的意大利世界杯之后,才体会到时差的真实存在,如果早看转播,可能高考时世界地理会考得要好一点。然后也知道了还有合理冲撞一说,这跟市场经济大约有点相似。

中间拦个网的小球,我们一直是不错的,但是球一大,兴奋和失望都被放大了。然后就爱球及乌,竟然去订了一份《足球报》,一订数年,直到换了一个单位。是的,爱上看报,一开始并不是什么日报晚报,而是足球报、体育报刊一类的,包括最早的《新体育》杂志。

渐渐地,从9英寸黑白慢慢转变为清晰度可翻上几倍的彩色电视,遥控器终于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,前提是等家人都睡了之后。后来发现一个特点,喜欢看球的都是文弱书生,谈起这个波来就会眉飞色舞。

渐渐地,有报纸编辑说既然你会写诗,也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写点球评吧,那好办呀,流行歌曲+武侠文风=时尚球评,于是从1994年美国世界杯开始,半夜看球,凌晨写球评,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就骑个自行车把稿子送到报社去,那也算是穿过大半个杭城了,然后在那里吃早饭,然后再看一场比赛去上班,精力旺盛得匪夷所思,好像免费领了一箱瓶装的荷尔蒙。

而到了1998年,不用骑自行车送稿子去了,因为家里开始有“猫”了,拨号上网慢是慢了一点,但总是一只脚迈进了网络时代,此生没有妹妹,但总算有了一个伊妹儿。

到了2002年,天上掉下了个米卢

来,这做文章的空间就大了,韩日世界杯是亚洲第一次举办世界杯,实力+运气+福利,中国队搭上了世界杯的班机,那总要有个美好愿望吧,万一实现了呢,无非就是中国队过五关斩六将得了世界杯,编故事嘛,哈哈一笑嘛,谁不会呢,意料之外,情理也之外,且有杂志来约稿做专辑,一写竟是上万字,看到杂志挂在湖州路的书报摊上,立马去吃了一顿韩国烧烤。

再然后有出版社编辑递来橄榄枝了,说这个很有意思呀,赶快写本书吧,韩日世界杯六月开打,四月底上市是可以热一阵子的,于是一鼓足气写了出来,书名叫《我为波狂》。

封面设计好了,胶片也出了,但最后还是被判了十二码点球——处以极刑。原因是一位责任感颇强的校对向总编辑报告了此书存在的“问题”,总编当夜调看书稿,可能是觉得中国队拿世界杯冠军这玩笑开得忒大了吧,于是我被罚出场外,坐上看台,出版社象征性地付了退稿费。

想想也是呵,春花秋月何事了,玩笑知多少,今天短视频上中国队夺冠的那些段子,我看了是一点也不好笑了,因为我在二十年前早就玩过了,怎么办呢,关键时候只有阿Q一把了。

许是为了安慰,许是为了弥补,编辑说你写小说吧,足球这么热,篮球也热呀,那一年姚明去了火箭队,你就写一本《我为球狂》嘛,你写,我来出。好吧,这位编辑所编的《我为歌狂》已经红遍大江南北,于是我就开始编故事了,先想好结局,再往回传球,一脚一脚地传,一字一字地码,码完十五万字,就一个长传吊吊,射进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门。

《我为球狂》印出来时,一看印数吓了一跳,一只手(指)数不够,就用了另一只手(指),数来又数去,是80万呀!可编辑跟我说,多印了一个0,实际上首印是8万,大欣慰小失落,后来一个月不到又加印了7万,“狂”成这样,夫复何求。

还有一个细节,只有自己知道,我是首次将自己的QQ号嵌进主要人物中,所以有个一两年时间,有不少读者朋友来加我QQ号,我则声明我是此书的作者,不是小说中的杨奔奔,读者们表示不解,总以为我是在骗他们。

骗子是的确存在的,当时在中山北路的一家二手书店里,我发现了盗版本,我就买了两本,一本自留,一本送到市场执法队,执法队员打了一个电话过去:拿进去,拿进去!

然后趁热打铁,又接着写了《我为星狂》《我爱跆拳道》这两部,完成了校园三部曲,当编辑约我再写一部“我为赛车狂”时,我踩下了刹车,因为当时正在学车,还是不敢狂,而且杜甫也说了老夫聊发少年狂,我虽不是老夫,但聊发就可以了,不能春来发几枝般地常发。

就这样我为球狂四十年,球也为我而狂了四十年,从1982到2022,那只球在空中已经飞了四十年,只是球评已经懒得写了。

不写了,好好看球吧,新的比赛开始了。

忠诚地如约而至

□ 王冠(教师球迷)

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看足球是被我爸领进的门,在2002年。

2006年,我第一次全程看完世界杯所有直播。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,我妈说:“如果你能保证不影响学习,你就自己做主。四年后世界杯的时候你还正好中考,你还可以继续看。”

所以2010年,我在前一晚熬夜看完世界杯揭幕战后,参加了中考。第一门考语文,果然一塌糊涂,甚至导致我最后没有考上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。

后来我把这事当段子讲。有朋友就问我:“你不后悔吗?”

我反问他:“后悔什么?”

“或许不该忙里偷闲看球的。”

我想了想,纠正他:“我平时这么忙,不是为了忙而忙。就是为了当我想看球的时候,我就看球。”

所以昨天晚上我爸提醒我:“世界杯揭幕战什么时候开打?”

我回答他:“在加班,太忙了。”

我回答完就后悔——我大概已经是一个无聊的大人了。

香克利爵爷有句话,叫足球无关生死,足球高于生死。这话倒不是在说足球真的比生死还更重要,其实是在说:人这辈子,在生死和充斥在生死间的忙碌之中,总得有些许的奔头。

至于这点奔头是什么。足球也好,篮球也好,手球也罢,就无关紧要。我需要确定的,只是在一生的茫无头绪中,始终有这么一点圈地自萌的自得其乐,那就足够。

从这点上来看,世界杯还有一点最大的好处,就是它四年一届,而且永远四年一届,不短不长。

它四年一次诚实守信,它不像你人生中那些屡屡久候不至的女孩子,它忠诚不迟到不搪塞,也永远不会找出地铁堵车飞机迫降这样荒谬的理由。它该来就来,不施粉黛,因为它的本身,就已经迷人得要命。我们不止一次地进行这样一轮四年的等候,但对它四年后的归来永远放心,也据此认为分离与等待从不是一件难受的事情,反而,人们的智慧与希望,都浓缩在等待之中。

且,这点奔头不能太短,短了就失去了这事的仪式感,就无法让人冲自己老妈或者老婆振振有词地来一句“四年才这么一回,你且别管我”!

这点奔头又不许太长,长了就磨灭了对回忆。一件事晾上五年、十年,一开口就有恍若隔世的疏离,再回头时就会觉得往事遥远,倏忽不可辨。

它如一杯热茶,泡开了,就热喝,不太烫,也不太凉。

四年一次,正好让你以四年为一阶段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着不同的划分。

世界杯开赛前的一周,我在朋友圈看了好几篇小作文,都是几位朋友对于以往历次世界杯的回忆。大家的回忆中:第一届世界杯和父亲一起看,第二届世界杯顶着高考的压力看,第三届世界杯和大学里的好兄弟一起看,第四届世界杯你带着自己的孩子看,正好完成一个命运的轮回。

于是,悄无声息地,世界杯融入了你的人生风景之中,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独特的风景节点。

我们之所以热爱世界杯,不仅是热爱这个球,我们热爱的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。

四年一次,它让你抽身而出,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和充足的借口,让你能够远远地审视一遍自己的生活。

四年一次,你在桥上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风景,直到你成为风景本身。

四年一次,它如此忠诚地如约而至,提醒你:是时候了,该体会体会生活本身了。

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